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宝 / 库

羊脂球

〔法国〕莫泊桑

Boule de Suif and Other Stories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青少版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羊脂球

【法国】莫泊桑 / 著
李仁惠 / 改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著；李仁惠改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青少年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22-5219-0

I. 羊… II. ①莫… 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909 号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宝 / 库

羊脂球

责任编辑：周燕琼 金泽龙 装帧设计：付莉萍

封面绘画：胡琳 插图绘画：海佚 排版制作：王睿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 彩插：9P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978-7-5322-5219-0

定价：12.00 元

策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dolphinmedia.cn

邮箱：dolphinmedia@vip.163.com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电话：027-68754624



作者简介

莫泊桑 (1850 — 1893) 法国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碎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莫泊桑创作了包括《羊脂球》、《一家人》、《我的叔叔于勒》、《两个朋友》、《项链》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and Other Stories*

前言

莫泊桑是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1880年，他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从此，他“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其后10年间，共著有中短篇小说300余篇，长篇小说6部，诗集1部，游记3部及数量可观的文学评论。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的长篇小说《一生》、《漂亮朋友》虽然也跻身世界长篇名著之林，但他的短篇小说更为超群绝伦，名篇佳作颇多。他被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中短篇小说题材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妙趣横生，他特别能抓住人物性格进行勾勒，对人物内心进行挖掘，他还善于运用一件事或人物在一个瞬间的典型表现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读后发人深思、给人警示，令人回味无穷。

本书中收集的《羊脂球》是莫泊桑最

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作者通过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的一次不幸遭遇，生动地揭露了一伙资产阶级人物的自私自利和幸灾乐祸的丑态，剖析了这些道貌岸然的绅士淑女们的心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项链》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精品，描写的是女主人公罗瓦赛尔太太迷恋虚荣浮华，为图一时出风头，而丢失了借来的项链。一家人只好省吃俭用，东借西贷，好不容易凑足三万六千法郎买了一条相同的项链赔给人家。为偿还这笔债务，他们夫妻俩赔上了十年的辛酸。小说的结尾更是耐人寻味，主人公从原项链主人那里得知，那条丢失的项链只不过是一条只值几百法郎的仿制品。小说读后使人追悔其过去，更揣想其未来，自始至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遗产》也是莫泊桑另一部深刻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利欲熏心，为了金钱什么无耻的勾当都会干的丑恶行径的优秀小说。作品围绕一笔巨额遗产，把翁婿等三人的丑态和无耻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男主

主人公勒萨勃尔，为了得到巨额遗产，不惜让亲爱的妻子听人摆布，而且本人还能心安理得，更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变态心理。

莫泊桑还善于以犀利的笔触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在《一家人》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等不及验明母亲是否真的死去就抢占遗产，亲子之情完全被金钱所淹没。《一个女雇工的故事》则是描写女主人公罗莎的爱情悲剧。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在莫泊桑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不怕触犯资产阶级的道学家们，热情地讴歌和追求崇高的爱情。可是，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纯真的爱情毕竟只是理想，更多地是受到金钱和地位的左右。所以，他的作品大多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爱情和婚姻的畸形现象。他也因此成为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编 者

目 录

羊脂球 / 1

项 链 / 74

遗 产 / 92

一家人 / 224

一个女雇工的故事 / 271



羊脂球

19世纪70年代，法国与普鲁士两国统治集团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动了普法战争。

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军一开始就接连吃败仗，溃不成军。

一连好几天，在法国西部的近海城市卢昂，溃退下来的军队陆陆续续穿城而过。那哪算什么队伍，简直就是一盘散沙似的游牧部落，是一群群乌合之众。他们既没有军旗，也分不清团的番号，一个个士兵穿着破烂不堪、脏兮兮的军服，脸上的胡须又乱又长，起码有十天、半个月都没洗过脸。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懒洋洋的，疲惫不堪、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迟钝得想不起任何事，只是由于走惯

了路，便习惯性地向前走着，似乎一停下来，便会累得立即倒下。

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战时被征召入伍的平民，应该说都是些爱好和平、安分守己、安静度日的人，现在却被枪干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他们的情绪极不稳定：爱冲动，容易胆怯，既易慷慨激昂，准备冲锋陷阵；又易受惊吓而害怕，随时准备开小差当逃兵。在这两类人中间夹杂着几个穿红裤子的正式士兵，那是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好些垂头丧气的、穿着深暗色衣服的炮兵同这些不同种类的步兵混在一起；偶尔也看见一个顶着亮晶晶的钢盔、拖着笨重脚步的骑兵，十分吃力地随着步兵的步伐朝前挪着。

紧接着过去的是一些义勇军队伍，他们各自打着十分英勇的旗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显得十分壮烈，却带有土匪的神气，颇有江湖味道。

这些队伍的首领大都从商，有的从前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的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纷纷弃商从军，当上了临时军人，只是因为他们有钱，留长胡子，甚至因为说话嗓门高，就被任命为军官。

瞧他们那副神气样：上下穿的是法兰绒制服，身上佩着武器，衣服到处都镶有金线，说起话来声响震耳。他们高谈阔论，分析军情，讨论作战计划，还不时用夸大的口吻自吹自擂，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有靠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救世主”才可起死回生。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常常勇猛超群，又惯于打家劫舍，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满城的人都人心惶惶。据说，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卢昂城了。

两个月来，本地保安队一直在附近森林中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有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哨兵；有时遇到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穿行，他们也如临大敌，准备作战，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如今呢，他们却全都逃回到了自己家里，连武器、制服以及当初在市外周围 12 公里一带的国道边用以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一下通通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法国西北部的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镇和阿沙镇转移到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将军，他拿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毫无办法，万念俱灰地摇了摇头：“唉！真是奇耻大辱啊！”一个惯于打胜

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惨败，英勇卓著的拿破仑帝国竟一败涂地，将军身处其中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已不抱任何希望，由两个副官陪同左右，徒步走着。

不久，市区便笼罩在一种阴沉、宁静的气氛和一种令人恐怖、惶惶不安的、寂寞等待的忧虑中，许多做生意做得头昏脑涨的富翁和那些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唯恐普鲁士士兵把他们用于烤肉的铁杆和斩肉的大刀当做武器来看待，一想到这里，他们都不免浑身发抖。

空气好像凝固了，生活像是停止了，店铺全关上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胆怯的市民，慑于这种可怕而阴沉的寂静，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

唉！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反而使人们希望敌人早些到来。

就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三五个普鲁士的长矛骑兵，急匆匆地穿城而过。一会儿工夫，从圣加德璘的山坡上就涌来了黑乎乎的一大片人。与此同时，在通往达纳答尔和卜瓦纪耀姆的两条公路上，也出现了两股正在入侵的大队人马。这三股部队的前哨正好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随

后，德国军队的主力也从附近各街巷陆续开过来，一个营接着一个营，整齐、生硬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一阵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向天空。而在每栋房子关着的百叶窗后面，却有无数只惶恐、敌视的眼睛窥视着这些入侵者。这些胜利者依据“战争法律”，现在有权主宰全城人的生命和财产。而关在晦暗屋子里的居民们，一个个惊惶失措，如同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就算是绝顶聪明、体壮如牛的人，在这种灾难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了。因为每当一种事物的旧秩序遭到摧毁时，安全就不复存在了。每当人为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东西任由一种无意识的残忍暴力摆布时，人们就不免会产生这种感觉。毁灭性的大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废墟中；汹涌而至的洪水泛滥，使淹死的人畜和冲毁的房屋一起顺流而下；而战胜者一到，便要屠杀那些奋起抵抗的人们，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向神灵表示谢意。所有这些都是极可怕的大灾难，这使人类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和正义，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于是，在每所居室的门外，都有分散的入侵

者在敲门，他们要在这里驻扎。战败者对战胜者的义务从此开始，这就是入侵以后的占领行为。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城里人初期的恐惧感似乎消失了，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在许多市民家里，入侵者的将领们与主人们同吃同住，军官中偶尔也有些人颇有教养，显得文质彬彬，还富有同情心，常替法国叫屈。他们常常在饭桌上说，自己尽管参加了这次战争，但对战争却十分厌恶。由于这种感情，市民们当然很感激，开始由不情愿款待到主动热情地款待这些军官。何况，说不定哪一天可能还需要他们的保护哩！把军官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这些市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一切都要听凭入侵者的摆布，又何必去得罪他们呢？如果真要和入侵者作对，无非表示你大胆冒险，不能算真正的勇敢。何况这时的卢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了。像 15 世纪初叶，卢昂市民英勇抵抗英王亨利五世、保卫城池的光荣时代一去不返了。终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演绎出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开场合对入侵者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与军官们客客气气是允许的。所以在室外彼此都很陌生，而在家里却很高兴地在一起说说笑笑。而住在家里的那些德

国军官，每晚待在壁炉旁跟大家一起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卢昂市区慢慢恢复了它平时的状态，可是法国人还是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士兵却在街道上来往穿梭。那些穿蓝军服的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在街道的石板上拖着他们长长的军刀走向咖啡馆，可是，他们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的神情，去和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相差无几。

战胜者为维持军需开支，开始向战败者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居民们无奈只好如数照给，当然，他们原本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大商人越是富裕，越是害怕这种牺牲。他们十分痛心地看到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慢慢转到入侵者的手中，却无可奈何。

然而，战败者对战胜者并非都那么驯服，甘心情愿做亡国奴，有些人总在悄悄地反抗着。在距市区下游 10 公里左右的河里，靠克鲁瓦赛、狭耶卜达尔或比沙尔等市一带，时常有船户或渔民从水底捞起德国人的尸体。这些包裹在军装里面，已发胀的尸体，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或是一脚踢死的，脑袋被人用石头砸破或者被人从桥上一把推下来落在水里淹死的。在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藏着不少暗暗的、野蛮的、合

法的复仇行为。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英雄壮举，一种无声的抗击，一种远比白天的战斗更危险可怕，但却享受不到光荣的盛名。

但这种勇敢的行为却给市民们以鼓励，要知道，对入侵者的憎恶，能激起人们的信念和牺牲精神。总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的。

由于入侵者用一种极严格的纪律控制着市区，所以，卢昂城里并没有出现一桩类似以上那些地区的壮举。后来，市区人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本地的大商人又想开始做买卖了。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塞纳河入海处的重要海港哈佛港。本地的几个大商人在那儿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由陆路起，先到哈佛港以北的狄耶卜港，再坐船转赴哈佛港。

有的商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弄到了一张由总司令部签发的出境证。

他们约了十个人在长途车行里订好了一辆由四匹马拉的驿车，并决定在某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前来看热闹。

几天以来，气温一直很低，地面都冻得很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北方吹来大片黑云，带来雪花儿漫天飞舞。这雪一直下到深夜也没歇口气，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白色的夜幕中。